

師

律

師律序

嘗觀行師之要則易之道
備焉矣易之言師而必繫
之以貞明乎不正之不可
以言師也後世韜鈴家言

乃謂兵以正合以奇勝奇
則胡可易言也奇之生於
正也如環之無端非能外
正以爲奇也師之爲象以
一陽統衆陰用陰者奇也

然非在中之陽莫能用也
故其初之繇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夫律者正也師之
始事也律既具矣而後長
子之能事出焉故曰有制

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得而
敗也善師者先爲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夫不可敗
常勝在我矣司馬宣王觀
於武侯營壘嘆以爲天下

奇才武侯未嘗有一勝之
用而街亭之師違其節制
則敗惟是韓之破趙會食
白之盡坑長平名爲奇勝
然彼直欺敵耳使左車見

用郭開不入猝未可得志也故夫師之律猶醫之方奕之譜也庸醫有時以方殺人而良醫終不能廢方而不用賤奕有時以譜失

着而上奕終不能秘譜而
不傳余悲夫何至學古兵
法一語遂啓後世浪戰之
端也今蹶張武夫語以投
石超距則解而韜鈴家所

譚又皆棘刺毋猴無當實
用余乃采輯羣賢之書錄
其簡要定義命名曰師
律凡夫營陣之詳戰守之
法簡練之精儲特之備以

及據險定變進退呼吸之
間莫不舉其大凡列其原
委總之不離乎節制者近
是若夫神而明之則在乎
其人而已余因感近世自

俞戚以降其能與於節制
者憂憂乎難之矣然古之
善將將者誠得其人或數
十年不易其任故將士相
識喻於四體律乃可言若

乃法令秋荼苞苴多竇朝
置一軍幕使統之明日便
驅以禦敵雖韓白復生何
所措手師中先無長子矣
奚律之能云師出以律師

之始也小人勿用師之終
也是在將將者加之意耳

吳橋范景文題

師律序

大司馬范質公先生出其蟠胸
兵甲葺爲師律一書念獻曾備
數兵間授讀而點定以刊示天
下其宏闡易義詮次旨序則先
生自爲言及職方陳公止宜備

言之矣先是丙丁歲寇氛躡江
以北者幾徧甚至破城邑窺

祖陵且飲馬於江舊都人情洵

洵先生輕緩躬登閱江樓揮白
羽羣寇遙睇旌旄咋指退去蓋
先聲有以懾之也當是時大江

以北避地而來者衣冠氓庶麋
至蝟集石城清淮驟增丁口五
百萬餘不逞之徒失所之衆鎔
處無如何皆賴先生安輯鎮壓
則

鍾陵之松楸爲之增色九市三陌

之纏井爨瞑恬無譁囂先生益
爲釐綜戎伍選練將士綢繆瑕
釁留都頓爲改易觀聽方且
大有爲豐芑根本圖者而先生
憂國心深爲時有所不可不得
已以一去明大臣之諛嗟乎先

生去矣身有進退而心無遐邇
自遼難起廿餘年家庠兵書人
談兵訣幾比鄒魯之弦誦而尚
鮮實効則先生之書具在試精
繹竟讀之乃知用兵之道無他
謬巧要在吾將勇吾卒銳吾饋

克三者本計也本計備而因時
制變因敵制化因地制險精神
貫血脈周斯豈徒挾口珠郵鈴
說而已乎哉且也我

聖主秉

二祖開創之雄資毅然獨持阿柄

而旦夜思得長子其人而任焉
余嘗建事新城王公高陽孫公
二公者偉人也一能弄西虜于
掌上一能算如孽于穀中孫公
滅奴之策已就待時發而爲逆
璫整去王公年逾鷹揚尚綰西

北鎖鑰當兩公在事時奴虜合
并乎且并而一再躡入蹂慘畿
南東省乎嗟乎天下事可見矣
管者俺答之強非弱于奴酋也
長昂之驚驚非遜于朗東也新
鄭江陵則攻地蒲坂則中樞王

方吳爲督撫郭戚爲大將指縱
呼吸弭耳喙兌卒受我纓索今
揆樞之地若傳舍邊圉將帥視
王郭諸公何如彼一時也與哉
先生齒甚壯嘯詠東山天心碩
果其在斯歟漢魏相弼成漢明

一代盛治大意在條上漢家故事遵行今先生書舉

祖

宗朝令典暨我明後先名臣

奏畫名將兵略採撫覈瞻大用之爲經濟之訐謨亟用之爲中流之一壺要旨尤屬明弊弊不

明則顏惰萎溺之氣不振苞苴
徑竇之孔不清繇今之道恐將
終不勇士終不銳饋終不飽嗟
夫今天下非無將也有將而言
無將者何故非無兵也有兵而
言無兵者何故非無餉也有餉

而言無餉者何故請讀是書者
奮然而思之可矣

崇禎己卯冬月前遼海登萊監
軍使者溧陽宋獻撰

書師律後

愚嘗讀戰守書每心折

堂臺范思翁能治師今再讀師
律更心折

堂臺之能治師全在能治易人
不能治易者而何以治師何也

夫師者衆也有天下國家治師
之責者本以一人之心絡以千
萬人之心而欲使千萬人之心
惟一人之是進惟一人之是退
惟一人之是生惟一人之是死
是豈房次律薛大拙王昭遠輩

可以躍治而漫嘗試否此師卦
之初六卽䷆之曰師出以律否
藏凶是便可知師以律卽是衆
之正不以律卽是否之凶治師
之道莫如律矣今人不知師爲
死地處死之地千籌萬算曲以

致之生者全賴夫律荀卿所謂
齊之技擊不足當韓魏之武卒
韓魏之武卒不足當秦之銳士
秦之銳士不足當桓文之節制
節制云者律精之至者也年來
海內用兵師徒屢蹶談兵之牘

幾滿天下要皆不過蝦蟆禪那一跳卽死不惟不知律之精微抑且不知律之梗概若兵之談一日不明則兵之禍一日不止堂臺有遠慮焉乃盡出家乘五車遍羅羣才八斗鎔鑛爲金採

腋爲裘併集一切瑣尾爲竹頭
爲木屑之用編輯成書題曰師
律則舉猶龍氏之言曰善師者
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
善敗者不亾律之一言足蔽之
矣但師之置有源委則律之義

寓兵制矣故首兵制師之統有
司命則律之義寓練將矣故次
練將師之名有實濟則律之義
寓足兵矣故次足兵師之行有
餼糧則律之義寓足食矣故次
足食師之馭有令甲則律之義

師律

書後

四

寓較閱矣故次較閱師之角有
擊刺則律之義寓制器矣故次
制器師之興有進止則律之義
寓營陣矣故次營陣師之備有
掌保則律之義寓城守矣故次
城守師之略有韜鈴則律之義

寓攻戰矣故次攻戰師之技有
神奇則律之義寓火攻矣故次
火攻師之會有江湖則律之義
寓水戰矣故次水戰師之用有
依腓則律之義寓車戰矣故次
車戰師之武有驅馳則律之義

寓馬政矣故次馬政師之據有
鎖鑰則律之義寓險阨矣故次
險扼師之形有畜禍則律之義
寓定變矣故次定變師之政有
叢奸則律之義寓明弊矣故次
明弊其他若營若陣若戰若守

若水若火等具言有所不得詳
語有所不得悉者則又皆載之
以圖圖者正濟語言之窮愚嘗
見朱震圖易按八卦圖可以知
武侯之八陣按六位圖可以知
衛公之六花按三才圖可以知

吳璘之三疊按剛柔相摩圖可
以知戚少保鴛鴦之變化信夫
治師之道莫備於一易易備治
師之道莫要於師之一卦卦詁
治師之道莫盡於初六曰師出
以律否藏凶之七字今日職治

師者誠治以律不否以凶師安
得不舉千萬人之衆惟一人之
是進是退是生是死乎彖曰能
以衆正可以王其斯之謂夫而
况吾

國朝名將如督撫俞大猷者指不

第二屈譚侍郎綸目曰誠如霍
子孟任如諸葛孔明容如郭令
公忠如文信國毅如于肅愍可
以托孤可以寄命究竟俞公一
生學力全在治易卽其著論中
有云坤卦三畫皆陰爲大衆象

坎卦二陰居上下爲小衆象一
陽居二陰間爲將將兵象大衆
居外小衆居內爲大陣包小陣
象故伏羲氏統名曰師則俞公
又先得

堂臺心之所同然愚益信夫不

自律

書後

能治易者必不能治師云

崇禎己卯歲南京兵部職方司

郎中陳肇英敬書

師律評叅姓氏

評閱

溧陽宋 獻獻孺父

叅訂

汴州王昌時穉公父

烏程陳肇英止宜父

鹿城李靜脩龍靜父

武康茅元儀止生父

宛陵劉振自我父

江寧張可仕文寺父

溧陽宋之繩其武父

姓氏畢

師律凡例

一古今談兵家無不取古故事以立法於今
一目輒列數人不問其合不合也只資博
觀庶裨寔用茲集以真正經濟實實可以
救時而存其確乎不磨者以爲今日式
一古人奇謀異策經世之說不少然時代既
隔事勢亦殊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遑遑
有之事與時乖何取贅錄故此書所撫不
問議論之精專取時事之合

一歷代帝王雖各因革而必以本朝爲宗
況我聖祖列宗制作大備舍此不法
乃欲遠則古型究違祖訓終莫舉行曷
若近稽大典酌以時宜切實有據耶
一近日用兵者首重天文三式然其理微而
難明必實有真傳乃得其驗非可按牘而
考也故止列其術不復全載其書

一足兵先問足餉則司計不可緩也但今日
理財之法已無剩策似無可取者矣只有

節省清弊一籌使無所蠹差爲救時急着
乎

一今之將帥只重運謀籌略不知弊繁一着
更在練兵夫羣千萬人聚爲一心乃能建
奇自非有以服其志而奪其情其又何以
輕歿用命也

一權謀之說武經尚矣但七書自有全帙茲
所不紀獨於經史子集之中取其謀神計
秘者各列數條以存一家而較閱一目則

多取之新書實紀，以其真實可則可行也。
一條議既明，復有圖說者，蓋尚象之義難明，
則摹之以圖，圖不易曉，則闡之以說，圖前
說後，畫然不焚，而間有說前圖後者，所重
更在說耳。

一是書博觀頗富，考究甚詳，又不專襲陳說，
其有篇收段錄者，亦必運己意爲斧斤，至
從來積習不破之病，尤發人所未發，論人
所不敢論，大豈規規編輯云乎。

一是書之集原以經濟爲主凡有經世之責者似槩當屬意豈只頂弁髦者之宜習乎竊恐保泰之策越斯未有奇術矣

師律總目

兵制第一

練將第二

足兵第三

足食第四

較閱第五

制器第六

營陣第七

守城第八

師律

總目

卷一

攻戰第九

火攻第十

水戰第十一

車戰第十二

馬政第十三

險阨第十四

定變第十五

明弊第十六

已計一十六門門各有目詳

師律卷之一目錄

兵制第一

小序

每門各有小序

歷朝

本朝

師律卷之一上

吳橋范景文質公輯

兵制第一

上序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戢殺止殺以戰已戰者也三代寓兵於農之制邈哉尚矣漢唐而下因時制變其法不一大都用得其道則兵力以富而國勢遂強一失其道則兵力以耗而國勢旋弱是道之得失國之盛衰繫焉然往往制之始也本以靖亂及其弊也適以

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國因以危者，講究尤不可不到，補救不可不切也。余故詳敘歷朝制兵之原，列於卷首，俾講武之士一開帙而古今廢置之勢與夫興滅之機孰得孰失，爛如指掌矣。

歷朝

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立禮，因天討而作五兵。其所繇來者尚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

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極尚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厥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敎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賦有稅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

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

欲速得
志便爲
荀且

乘之王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
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
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
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
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
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
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脩甲兵大國
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

已而保
甲之喘

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救，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桓公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總帥諸侯，迭爲盟王，然其禮以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克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作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之後，滅弱

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
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
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
勝，垂著扁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
爲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
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爲宗。
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嬖
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魏氏武卒衣二

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冠胄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
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
其氣力數年而衰、秦人其生民也、陋阨、其使民
也、酷烈、劫之以執、隱之以阨、誑之以賞、慶道之
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燕繇也、
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
四世有勝於天下、統而論之、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
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
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
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兵無所
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
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
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
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
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友矣何患燕君

邇三代
以上至
秦結一
兵局

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豈忍相背相與從之
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憐之爲之出兵二
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亾者
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山河之阻任用白起王
剪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
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矣起雲
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
郡國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
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

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爲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受者爲錢二千入於官，以顧傭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爲衛士，京師者，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者，一年爲衛士，京師者，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爲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先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

光武

帝

制

有

立

立

立

自

卷之一

二

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其後又以扶風都尉
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
陵故俗稱雍管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
太守無都試之法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
官死罪繫囚出戍邊縣以爲常於是北胡有變
則置度遼營明帝時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
帝時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時鮮卑
寇居庸則置渙陽營安帝時其後盜作緣海稍
稍增兵順帝時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

西園八
戟尉權
歸中人

十六塢河內通各衝要三十三塢扶風漢陽隴
道三百塢置屯多矣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言京
師當有大兵何進於是勸帝大發四方兵講武
於平樂觀始置西園八戟尉德欲以內制外謂之西園軍皆統
於小黃門蹇碩至其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
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嘗
攷之司馬子長作王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
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去京師爲

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宮城而爲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攷之高后紀。乃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根本。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鄺商周昌。十一年百官書衛尉三氏中尉戚繼王。

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
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付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黜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
七年、澤旣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

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禁，燕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旣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顓南軍。

漢初南
北軍制
甚善而
此兵係
國之安
危故考
証不得
不詳

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母內呂產殿門按表
高后十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
侯所告者何人產旣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
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
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
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
區處南軍宜無異于北軍而平陽所告之人得
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
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

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周勃旣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逕來於殿廷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旣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率

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
亂莫有聞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
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
而相賀曰所患祿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
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
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
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
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
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

時誅昌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純、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則

爾以來
昌代之

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于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武帝置大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家世爲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募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疲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它斂。甲伍

又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飲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夫募及奔命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飲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

山海關
歡喜
人言
作一
計開
即此
意

舊制皆自武帝啓之。及光武之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制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鮮甲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提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

師律

卷之一上

兵制上

三

之土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友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方爭也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募爲陷陳名爲積射名爲義從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

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名邊將、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繇、而光武實爲之、昭烈初置五軍、其將較略如東漢、而兵

有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諸葛亮
卒。蜀兵耗矣。魏制亦汰東漢南北軍如故。武帝
爲相國時。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文帝
增置中營。於是何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
併五較統之。是時有中左右前後軍各一師。護
軍將軍各一人。黃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
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
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吳多舟
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又有軍下虎士。丹陽

青巾。交州義士。及健鬼武射之名。調度亦無法。大率强者爲兵。羸者補戶。至有二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吳遂亡。晉文帝置二衛。中衛三部司馬。前田基。以中軍將軍領之。武帝以伐吳。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領於中軍將軍羊祜。帝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

未有居
重駟起
之勢州
郡兵可
盡去乎

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平
吳後。詔天下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
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
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
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兵是
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俱通。州兵未宜
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
備。帝不聽。及永嘉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
能擒制。天下遂大亂。乃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

古之言
共者曰
子曰耕
子奴兵
豈可爲
號乎

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元帝南渡有大將軍
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
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多取奴兵。自用刁協議
後皆以奴爲兵。王導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庾
翼發六州奴北伐。皆奴兵之屬也。漢劉聰置輔
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主。
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
史。軍於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
尉。趙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

丁取三四、取二、食鄴城舊兵、滿五、市萬、興、庭、
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從、
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雒、四州之地、
興屯田、捨民馬、得四萬餘、大閱於宛陽、欲以擊、
燕、又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
絹十疋、調不辦者、斬、民至鬻子、以供軍需、猶不、
能給、死者相望、秦王符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
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
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宋文帝元嘉、

二十七年大舉伐魏。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三州民丁，倩使齎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江南白丁輕進易退，卒以敗師。蓋自晉氏南遷，以楊州爲京畿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惡其大，故分楊州浙東五郡置東楊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

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齊高祖受禪自秦
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
安上表請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輪遣若
親近宜以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武帝末年
魏孝文欲遷都雒陽聲言南伐詔發楊徐州民
丁廣設名募以備之後魏明元帝詔四廂大將
又倣十二時置十二小將詔諸州六十戶出戎
馬一匹大閱於東都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
前軍衆三萬陽平王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

臨白登，躬自較覽。其後人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六部人羊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大武真君十二年，遣師南伐，圍盱眙，遺臧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盡是丁零、胡南、氐、羗之衆。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南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關中賊；卿殺之，無所不利。」孝文帝定都維揚，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其後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

以供公私力役。宣武時，源懷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從之。孝明時，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汙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卽爲奴

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艸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其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遑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常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歿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繇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並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邊盜賊群起遂逼舊都犯山陵果如翻所慮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宦婚斑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竝施

此計若行，國家無北顧之憂矣。崇爲之開奏，事寢不報。北齊軍制，別爲內外，領之二曹。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周太祖輔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二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

衆不滿三萬人。閔帝時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一役。武帝旣誅晉公護，始清政。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帝旣親政，始收兵權。旣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隋兵制大抵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其十二衛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營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

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文帝開皇八年以伐陳置淮南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冬十月出師。凡總管卒兵五十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九年平陳。凡是軍人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河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煬帝大業八年勅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麗。左右各十二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

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
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
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
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便者一人承詔慰撫
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
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唐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府領之析關中
爲十二道道皆置府時以天下未定將舉關中
之衆以臨四方諸道軍皆置將副各一人以督

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後以天下既定改驃騎曰
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
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
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
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
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
將各一人較尉六人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
免其隸于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卒。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更號曰彍騎。以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

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我器馱馬鋪幕
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
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
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
者販繒綵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
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德宗貞元二年
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必因爲上歷叙府兵
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繇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
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

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百姓耻之至蒸爇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于府庫晝出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

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後益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鄴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而方鎮節度使

之兵其原皆起于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皆有使而迄有大將一入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

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繇是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強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子死。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繇於士卒。選選自擇將吏。號爲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

師律

卷之一上

西

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號爲姑息之政。蓋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繇於方鎮。姑息愈甚。則兵將愈驕。繇是號令自出。以相侵奪。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妄一喜怒。兵已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而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

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于方鎮矣。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神策軍之爲禁軍。起于代宗時。初。肅宗時。中使魚朝恩。以觀軍容。使統神策軍。屯於陝。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率其軍迎扈。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

齒後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後復加護軍中尉。以寵之。時邊兵衣餼多不贍。而神策軍稟賜贏三倍。繇是諸將多請遙隸。策軍塞上。遂進稱神策行營。皆內統于中人。後至昭宗播遷之日。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等。嘗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

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聞之歲餘
天子乃誅中尉韓全海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
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
軍繇此廢矣唐書兵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
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
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方盛矣乃其末
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
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滅亡
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蓋府兵之制居無事時耕

于野其番土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原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旣其盛也。

號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無尺土。而不能施
其妻子宗族。遂以滅亡。可不哀哉。梁朱溫開平
元年初。在藩鎮。用法嚴。將較有戰沒者。所部兵
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
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
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死者。
其鄉里亦不敢容。于是亡者皆聚山谷爲盜。大
爲州縣之患。至是詔赦其罪。自今文面亦聽還
鄉里。盜減什七八。天佑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

其境內凡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點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隨駕收復汴州并扈從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將官員自簡較司空以下宜並賜協謀定亂匡國功臣自簡較僕射尚書常侍至大夫中丞宜並賜忠勇拱衛功臣其初帶憲銜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節級長行軍將並賜扈蹕功臣路王之初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雒人賞

錢百緡至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疋而賞軍之費計用五十萬緡帝怒三司使王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又據屋爲率無問白居及僦者預借五日僦直有司百方歛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曰臣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自驕繼以

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于厚賞亦以脩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謠言曰除去菩薩杖立生鍊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誨以故也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較

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史不能制。周太祖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帝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馬，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

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乃息。世宗卽位，旣敗北漢兵于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繇是羸弱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則降，其所以失國多繇此病。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只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弱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繇是士卒精強五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宋太祖太宗平一海內懲累朝蕃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通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就糧者本京師兵而使廩食於外故聽其家選其邊防要郡須兵屯守卽遣自京師諸鎮之兵

亦皆成。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于特天下山澤之利，悉入縣官，以資廩賜。將帥之臣，入奉朝請，以備指縱。獷悍之民，收隸尺籍，以給守衛。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內外相維，上下相制，等級相軋。雖有暴戾恣睢，無所措於其間。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無犬吠之警。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額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鄉兵，曰蕃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補缺之政，皆樞

其權印
是通按
又諸首
師與恒
不致京
其則部
其則部

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衛兵也。總于殿前侍衛
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
皆番戍諸路。有事卽以証討。廂兵者。諸州之鎮
兵也。太宗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
悉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畱本城。本城雖或戍
更。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鄉兵者。選自戶籍。
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
番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
也。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蓋藉天下良民。以

討有罪、三代之兵、與府衛是也、收天下獷悍之
兵、以衛良民、今名募之兵是也、宋開國以後、其
取非一途、或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
聽從本軍、或乘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以有罪
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藉之、
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
法令、平居食俸廩、養妻子、備征防之用、一有警
急、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則向之天下失職
獷悍之徒、今爲良民之衛矣、廩給之制、總內外

廂禁諸軍且百萬言國費最鉅者宜無出此雖然古者寓之兵於民民既出常賦有事復聚糧而爲兵後世兵農分常賦之外山澤關市之利悉以養兵然有警則以素所養者捍之民晏然無預征役也唐之時兵分藩鎮鎮得專租稅天子禁衛之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宋收天下甲卒數十萬悉萃京師京師八方所奏水陸四達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而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之委不可勝紀是以軍儲饒羨初太倉纔支三

何以兵
數無增
而漸不
如始制
之少之
可用

二歲承平既久，嘗餘數年之食，以此臨制四方，
猶臂指之運也。世之議者不達，乃謂竭民賦稅，
以養不戰之卒，靡國帑廩，以優坐食之技，故嘉
祐七年，宰相韓琦請覈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
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
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備
豫也。慶曆之兵，乃西師後增置之數也。開寶之
籍總三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
至道之籍總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

五萬八千。天禧之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萬六千。視前募兵寢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琦嘗議及養兵事。曰。養兵雖非古。然積之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昔時發百姓戍邊者。無虛歲。父子兄弟。嘗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詩乎。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旣取強健無賴者。養以爲兵。兵行雖民。

間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習練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道也知諫院范鎮言河北連歲招兵未已議者必曰以爲契丹備也夫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賦役重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匱矣昔漢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養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歐陽修特原其弊曰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

老死幾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一遇凶歲則長大壯健者招之去爲募兵。其次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數。一經凶荒則所畱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

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終身驕
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
遊惰今之長大壯健者遊惰而老弱者畱耕也
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
狗彘之食而一去爲禁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
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
弊者謂此也況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
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
勢然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管田之兵

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離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

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遑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

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旣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縣鎮。遑遑皆有京之兵。繇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遑遑者來者纍纍。雖不過數

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閒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役夫之間、一逆其意、則遂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十百年矣、民之戴君、至于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

禁兵久亦能生心立國者各以時而立規模補偏救弊在深心遠慮者酌時勢用之耳

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故蘇軾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燕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於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

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
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又何遽不如
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從
捍城之外燕所復用如此則內燕屯聚仰給之
費而外燕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
矣王安石變募兵爲保甲司馬光上疏罷之其
略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三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

保甲終
不可廢
我朝
王文成
行之有
效矣

大夫爲之，燕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人民，二丁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燕問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干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艸爲名，日聚教場，得賂則縱，不則畱之。是三時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唐開元以來，民兵法壞，戍守戰功盡募，長征兵士，事

師律

卷之一上

兵制上

三

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然、不遺一家、又巡簡指使、按行鄉村、逞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多費賂遺、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中下之民、侵肌削骨、燕以供億、愁困流移、襁負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行按閱、所至犒設賞賚、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撻平民、銖兩丈尺而斂之、一旦用之如糞土、而鄉村之民、但勞苦役、不感恩澤、於農民之勞、旣如彼、國家之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

歷數元
豐以後

里則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邊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民，生長太平，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教塲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是猶驅羣羊而戰豺狼也。當是時，豈不悞國事乎？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缺額，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

蔡京用
黃羽義
兵之
故

凡臨
召募其
弊于
一職

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
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
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紀
律遂亡童貫握兵勢傾內外凡遇陣敗耻與人
言第竄河北將兵十無二三選選多是佳招故
爲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之用陝右諸路兵亦
無幾种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
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瓢行乞之人
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

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
爲童蔡者，烏得不任其咎哉！自靖康破壞，維揚
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
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
將自誇，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
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
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
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較之祿多於兵卒之數。
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

似爲檜
鮮朝丘
境口或
似有見

以此而
密收諸
將之機
兵則可
以此而
爲和計

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爲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馭燕策、呂祉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爲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寵贊、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爲曉舌出內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繇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六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

則大謬
而罪不
可勝誅
矣

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爲深患。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於屈辱爲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爲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歿。後來者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尅兵食。內臣貴倖。因之而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況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兵。

切

讀此不能不察
事

十無四五氣勢慙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
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
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無
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
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
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
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
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之積
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

歷漢唐
至宋爲
兵制一
大結局
故於諸
名蹟不
厭詳述
於此終
有總會
斯能用
兵

業將安所托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
攄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
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
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屬其將
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
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
易也。遼國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
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打草穀，守營鋪，家丁
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

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炒一斗、炒袋、搭氈、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天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掠、以供之、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

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齊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唯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覈軍，立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較。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以上爲

師律

卷之一上

聖

遠探欄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于諸軍每部量
衆寡，抽十人或五人，或爲一隊，別立將領，以備
勾取兵馬，騰遞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
十里，爲鴛泊，及行，竝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
古北口、安達馬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
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
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見
僧尼，並服之入國，主親征，畱親王一人在幽州。
權知軍國大事，旣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

州霸州各一駕必繇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
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卽時攻擊若大州軍必
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圍
圍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
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
遠探柵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
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
聽燕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
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

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
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爲攻
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
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
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隣州計會軍馬
中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
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衆
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竝遣兵
巡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

奴兵攻
城尚祖
此策

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木填壕塹，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樁木併下，止傷老幼。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旣陣，料其陣勢小，六山川形勢，逢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吹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

其行兵
用兵方
略多有
可採

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杪諸道皆然更退迭進
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
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
互遙來中旣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
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燕以知之則以本國
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主不親
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遙還北京會
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
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

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吹角爲號衆卽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梢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

賁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彊也。金興
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
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驚勁，人多沉雄。兄弟
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
產薄，無事苦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
勞其筋骨，以耐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
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爲彊。
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
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

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寢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伐宋之後，參用漢軍，及諸部族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字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缺薄，將帥勢離，兵士驕

情迄其亾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紀軍雜入，召禍于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元之有國，肇基朔漢，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霧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卽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

祖時頗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趺爲伏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歿陣者子孫襲爵歿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歿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

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衆寡，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馬則備戰鬪，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旣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三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

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克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較之子弟克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旣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于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徵印之病歿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歿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

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
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
附軍又有遼東之乂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
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
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
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刺罕軍其名數則有憲宗
二年之藉世祖至元八年之藉十一年之藉以
兵藉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
職專軍族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

而内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師律卷之一上

終